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潛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楊康

楊康榮德人也隱居不仕人謂之隱君父漢  
瓊周世宗顯德中守合陽罷歸疽發于膝隱

君自吮疽歲餘漢瓊良愈由是以孝聞隱君  
深重有奇志能殖其財至每萬謂其子見素  
曰三分吾產一以奉老佛一以賑窮之一以  
嗣吾宗汝任吾事吾將有所適於是徑去謁  
希夷先生於華山先生授以道要臨別解以

丹大如芥子遂返其里中因不復食一日取  
囊中金百斤投之江曰財不足貪也願生賢

厚子孫其後益沈默每天大雨仰屋溜以  
灌其首雨止乃已冬寒汲汲水沐浴氣上如  
蒸羊八十八而化踰五十年忽來見從子籍

云爾命將終已而果然

李鑿夫

李鑿夫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初  
末遊蓬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  
聞窺先生劍出眉間燦燦如電先生彈其鈇

且歌且舞已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  
之俄醉踏於路以卒官為瘞之未幾或見於  
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夫其所在

趙靈運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雍熙中為莫

州莫縣令歲大旱祈禱不應慨然嘆曰吾為  
令而旱如是如將不得粒食吾何以生為耶  
積薪于庭着道上服執簡焚香請于上帝曰  
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無纖雲乃  
趨薪所方舉火而雲起雷電大雨火即滅有

五色雲覆薪上俄與所侍色小吏乘雲而去  
後人即其地築趙仙壇焉

屈突無為

屈突無為字無不為世不知其里諫但云五  
代時得道教書號神和子言保護鉛精可以

成變化者也張忠定公少游東都與神和子  
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日會  
飲酒家將別去復崇飲且醉忠定公曰與子

傾蓋於此而不知子為誰異日巨識奈何神  
和子曰吾隱者何有姓名為哉苦問之則云

神和子也後當見子成都至宋徽宗時忠定  
公出守成都始思其言異之凡再入蜀物色  
神和子不可得後營繕天慶觀築望仙閣間  
輟游焉燕坐終日冀有所遇終不克也適交  
符復一往將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

微徑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墉皆畫古人像  
而埃塵黧黧掃牆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  
似逆旅中所覩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  
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見者  
利州綿谷縣鳥  
如山以李鳥叔  
得名峭壁如削有洞高不可  
上五伏時屬真人上昇所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眾謂之率牛  
後入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  
故魏夫人壇也他道士惡荒寂莫肯居先生  
獨樂居之人莫見其所為頗嗜酒往往醉卧

山林間大風雨至不知也虎狼過前亦莫之  
害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  
嶽訪魏夫人壇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視曰村  
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徑醉官人怒之三公  
察其異載而與歸居月餘落漢無所言復送

選山曰尊師翁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慮書寢夢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爾不可無人當速追繼

我者衆蓋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視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者

即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

山曰閑遊爾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乃知其死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家觀之杖履而已

劉希嶽

劉希嶽字秀峯漳州人也少業儒三以進士舉於鄉宋太宗端拱中乃去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六十四歲始遇異人得道因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亦有詩云夾春雙闕至頂門修行選路此為根一日辭去其衆曰汝老矣尚何之耶秀峯不答沐浴更衣室中陳

席而卧斯須其卧內有聲飛出一金蟬遂失秀峯所在嘗著詩三十餘篇行於世

穆若拙

穆若拙莫詳其望謀與所以登仕版者宋太宗端拱中為洛州肥縣令八月既望宴客縣

庭既罷獨處便坐忽管絃之音出雲霄間少焉有童子持玉函乘雲而至曰上帝有詔穆若拙有陰德無缺行召昇南宮列仙若拙乃焚香下拜登受與童子同昇天而去其吏奔告其家至已無及矣但聞天香馥郁空中樂音尚嘈嘈也邑人圖像其容奉祠甚謹

呂大郎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饒財大郎既壯落魄盡費嗚呼然無毫髮恨意宋真宗景德中忽發狂同章市遇餅餅奪奪食見黎核奪道

上亦取哈之後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許諾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將葫蘆十數水冠冥諸榻夜以劍斷葫蘆已則挂劍扉上至去無旋顧大郎既還如道人所誠斷葫蘆矣已試旋顧則見家人皆斷首泣呀而

去及旦家人復見大郎投環扉上死矣遂瘞之居數月鄉人自安陽以大郎書來家人大駭往啓其瘞則前所挂劍焉

王鼎

王鼎襄陽人也其初蓋寄迹醫卜中以養妻子嘗有詩云也有山妻也有兒也為卜筮也

為醫後遇鍾離先生得道作詩云假東淘真十八年今朝始遇漢朝賢遂自號王同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或見二影在水

中怪而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斯須十餘久乃沒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麻衣草履長揖而已後去不知所之著修真書行於世

劉昉

劉昉字中明酸棗人也初為丞相府卒吏積勞出為左殿直已而歎曰為吏徒勞爾吾將

清吾中局脫履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游乃屏居東都委巷中惟務衣食其凍餒而樂石其疾苦然未嘗出也達官要人稍稍聞其名願見中明不可得多就見之中明久頗不

樂繼而阿保死中明遂飄然有遠引意言吾

無累矣即南衡山訪養素先生藍元透經  
 又往郴州時從弟質為青州從事舍中明於  
 家中明曰吾惡簿書敲扑而逃之豈能復從  
 爾居乎乃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詔中明  
 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富無  
 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子以身為藥戒  
 行為膏油以心為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有然  
 燈佛是也道覺大歎異之居百餘日別質而  
 去曰吾方放志宇內以好山為所棲白雲為  
 故鄉恨子不得俱爾後於南康伽藍尸解其  
 徒定子伽藍傍有邑令拜其寔寔中呼曰上  
 暴殄斷無明勿冒賄勿枉刑令愕然而去侯  
 用賢至閩州見中明為裘賣藥於市簡有從  
 亦嘗見於東都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  
 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  
 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閉先生面若紅瓊  
 有從將為朽骨獨不念之手中心明曰踰五十  
 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技傾漏首第可延  
 歲月况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  
 損子陰德多矣尚何言遂徑去有從追之中

明曰子歸可矣吾孤雲野鶴子焉能及我哉  
 遂去不知所之

羅道成

宋仁宗慶曆年間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  
 及甫既坐視其刺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柳  
 人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至  
 泰山已歷徧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為詩  
 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疊秋直上  
 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  
 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  
 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去及甫遣人送  
 之至即又為詩付吏曰白驃代步若奔雲開  
 人所至留詩速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柳陽  
 山下石後詢柳人曰地有羅真君觀因得道  
 跨白驃行石壁上其驃迹至今存焉

曾志靜

曾志靜廬陵人也少不飲酒食肉端毅寡言  
 既勝寇去為道士益玄默不與世接忽有異  
 人過之授以道自是杜門辟穀者達五六年  
 異人來視之曰未也與之語而去踰數年復

至曰可矣志靜遂徹關闢人窺之神觀五  
 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  
 月為衡山之遊世外之期不可失也至期正  
 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挑灼然放華俄有  
 自衡山持志靜書來勉其徒學道云

歸真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赴京調舉至  
 全州途中雇一夫挈重檐動若健羽雖鞭馬  
 疾追常先百步外恐其逸去遂遣之其僕即  
 日自全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留書寄  
 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  
 方抵唐驛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  
 子謹封及開緘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  
 不過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  
 分學神仙箇中靈藥宜頻施龜裏朱砂莫妄  
 傳待得角龍為宴會好來黃壁卧林泉唐詰  
 其狀貌乃所雇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  
 之日後倅邕州神宗熙寧三年丙辰交賊寇  
 邕唐盡室遇害所謂角龍也

孫希齡

5 1 1 4 0 5



孫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充鹵脫孫往候之衣服縑縷允意少之孫俄出一刀至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以索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累鬚耶允驚取鑑照之鬚果脫如也去巾視重首則髮已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孫則不復知其所之矣

### 周貫

周貫自言膠東人年八十歲常稱不鴈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陸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常蓄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詩一日止奉新龍泉觀道士合門鼓琴貫以箒自覆忽叩扉大呼道士驚問笑曰偶得佳句告子爾道士殊不意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箒損鬚鬚又至萊州見市人李生爲其遠韻欲與俱飲李生有難色貫指

麥藥鑄歌以譏之云頑鈍天教合作鑄縱生三脚不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宋神宗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戶外車馬合香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吳果即往按之貫身素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有聲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云今柱雙頰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年後又有人見之於東都

劉元真字子直葉原人也世爲農夫與客奕棋子直方毀亂卧杏下忽寤驚告其父曰適夢道師譏兒奕且以杏啗兒自是不復食既長棄家徜徉於南山水間俄於莎嶺谷得淨屠廢祠居之盛冬而樛惟以木葉蔽後前時有笙簫鍾磬之音群仙下其室嘗與人同行道中見有騎而過者子直語之曰幸以吾民爲念騎者去同行者問其故子直曰華山神也上帝以麥有秋民不之愛使收什二吾爲民請焉且曰宜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風麥敗什二人稍稍異之相率立慮廬子直因爲煉丹嶺上踰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將成爾爲吾伐鉦鼓助之傍居人爭持鉦鼓往果有異獸駭而去子直取丹沈於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餌之者皆壽百餘歲宋神宗元豐中子直辭其鄰曰上帝召我當與爾別於是晝有雲彩如虹垂庵廬前子直乘之而去有劉益者師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與蘇東坡同學八歲師道士張易簡易稱之東坡擢第進士而太初為郡小吏其後東坡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乃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安焉正旦日見師道求水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送坐於戰門下遂化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昇乃步自殘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一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然一陳道人沖虛而去

馬宣德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嘗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寧中宋若谷通判岢嵐軍一日宴坐宣德遺蒼頭奴持酒入宣德繼至冠三山憤披紫鶴氅坐定言曰吾謝事久矣聞君世慕道所以來吾居抱犢山君後一月當往彼幸訪我若谷莫之測姑無然應曰諾既去如其期若谷果被命按牧馬地至抱犢山尚不省宣

德與有約也吏曰踉蹌險速不可往若谷曰上命也可辭乎叱馭驅之抵其峯絕見一童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若谷始大驚披蓑奔從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茅廬一區宣德肅於門延入具盤飧散藪多藥苗也室有鑪光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煉大丹已有成者子遇此殆有緣乎取二丸遺若谷餌之若谷俄趨出回顧蒼崖喬木煙雲翳鬱而已若谷時已六十二鬚鬢蒼白歸所舍攬鏡視之則返黑矣尋去岢嵐來東都遊湘國伽藍稠衆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厚護持言已不見若谷家饒財多蓄侍女不能知道人戒至八十餘歲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用琮

道士胡用琮號沖真子幼脫俗緣留心修煉鍊藉於廬山太平興國宮宋神宗熙寧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稱姓名突入庫堂傍若無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揖坐小床從容款話驚其仙風不凡待遇加禮既而索酒再飲復與胡出飲于邸胡辭以日暮回撤鬚一

笑而別翌早胡入城謁郡侯抵關未啓綸道人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顧闕吏去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開不知何人也胡心因異之後數年重帶麻鞋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但得長生之術足矣就取碎銀鬻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刺土瀝酒漱津和土嚥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來

但聞異香滿室剝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蘇年逾七旬貌若處子酒量如初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說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王左丞東宋侍郎伯友及諸名公皆有酬倡留題並載本宮名賢詩集并有胡公遇仙傳載舊記碑刻

黃知微

黃知微字明道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也秉性冲淡賦形豐偉宋神宗元豐間充知殿奉

香火一日潛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因語沈九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遺金液淪景之旨從此若伴若蹤散誕靡常時人呼為黃風子遂自賦黃顛歌賦本性嗜酒每醉則浩歌歌罷顛狂常在宮前朝真橋上

疾聲大呼若有所呵一袖百結裸露不顧隆冬盛夏恬無寒暑士夫間有死惠者隨手散去或居山間或遊城市常挈兩布囊每遇餅餌藥物之屬雜貯囊中了無穢氣號曰錦香時有大雪林壑變白獨先生所居之屋無雪常指室傍壁鑄示人曰此吾遊蜀之路也初不知書所談多史傳素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句猴溪蔡子高司馬知白崔風子高赤脚皆與交游徵宗崇寧末年逾九十貌若處子肌膚如玉狂態如初酒量不減宣和未詔徽不起有司強之至九江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為繼而淵聖登極教至本宮未回祿日先生於採訪殿揭瓊瑤篇曰明年了來次年韓世清賊馬果焚宮庭乃瓊蒿之日也談人禍福歷歷皆驗先生羽化瘞于宮側後數年

有自蜀中回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寄家書在此眾疑之開械乃是喪亂後所存道士姓名於是登棺視之惟木屐在

畢道寧

廬山太平興國官道士畢道寧字康叔句穎

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宋哲宗紹聖間遊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道貴乎鍊神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絕俗紛精煉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水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寧不可不鐵達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於聖治峯下一揖而去恍無所睹畢即日還山適過官副虛席州命帖充未幾丐闕築道院于官之右鑿池蓄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調度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來訪語甚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東龍西虎結疑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卦氣周圓爐鼎開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况頓悟明堂嬰未孩幸淮濱

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岐路哉人間世任王侯貴顯同委蒿萊畢得此詞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宮之養素堂右軒扁曰清新有沼存焉

田端芳

田端芳齊魯間人也少登進士第宋徽宗崇寧中簽書荆南節度府亡何獄有死囚與太守呂嘉問議不合即掛水冠府門去入連安山止於清溪精舍率常旦入溪谷抵夕乃歸居百數十日忽不歸清溪沙門道人求之見其寢石上二虎守其傍不敢近也自是不知所之後數年短褐躡屨負鑿器妻兒邢恕和叔於洛時蓋已八十餘而面有少色鬚髮都然洛之士大夫皆從之游先生與人談笑傾蓋或問所以得道者則不對也政和末有過於襄鄆之郊其形容不象

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柱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張丞相召自京湖時跛子與客飲市



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蓬客湖相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橋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開看洛陽花聞道輕紅最好春歸後愁凝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寒困卧觸處為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亦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揚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大郎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為車轆雙甚遇道者以藥付之即能行雙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濕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濕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靜是也簡易為上爾文

中由是畧聞其說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為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溱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數五為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為一手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潘八

詩雲山聖壽萬年官道士題道一編修

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也諱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雨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雖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真學會賓隱真又創諸庵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悉橫綉繡面緣以古錦幽遠華麗甲於諸宮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賚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昇三朱函以賜啓封皆麤金并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得非怪